

〔美〕 罗宾·库克 著

孙宗鲁 孙 音 译



植物人之谜

花山文艺出版社

[美]罗宾·库克 著
孙宗鲁 孙 章 译

植物人之谜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石家庄

(冀)新登字 003 号

内容提要

女士学生苏珊到波士顿医院实习,在这里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患其他病症而头脑健康的人变成了植物人!而且在不长的时间里竟然有七个这样的病例。迷惑不解和医务人员责任心促使苏珊去解开植物人之谜。但是随着调查而来的是对她的恶语中伤,甚至施以暴行直至暗杀行动!愤怒的白衣天使冒着生命危险继续战斗,在恋人的帮助下,终于揭开了波士顿医院的黑幕——出卖病人器官以牟取暴利。

小说作者罗宾·库克在美国享有盛誉;主译者孙宗鲁先生长期从事医务工作,译文准确,生动流畅。

植物人之谜

[美]罗宾·库克 著

孙宗鲁 孙 音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8.75印张 218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5.90元

ISBN7-80505-693-5/I·632

译者前言

我在访美期间屡次听到那里的医生、护士和病人提到本书和由本书改编的电影。然而评论不一。有的说是荒谬；有的说有道理；有的只是耸耸肩，双手一摊，表示无可奉告；而病人则多感恐惧。但对本书和由此改编而拍摄的电影的巨大影响则是公认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自七十年代起出现了一系列以医院事件为题材的小说的电影。比较著名的，1970年有以小说题材改编的电影《野战外科医院》（获当年奥斯卡剧本奖），1971年有电影《医院》（获当年奥斯卡剧本奖），1972和1974年有以同一作者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需要的病例》和《双脑人》，1975年有以小说题材改编的电影《飞越疯人院》（获当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剧本、最佳男女主角奖）。本书是1977年出版的，一年后也搬上了银幕。其他还有一大堆以医院为题材的小说，如《受牵连者》、《水母综合症》、《治疗失当》、《不死的人》、《疼痛》、《早熟》、《痊愈》、《睡美人》、《急症》、《高危》、《创伤》、《危象》、《双面人》、《生命维系》、《供血者》等等。值得一提的还有名家阿瑟·贝利的著名小说《最后诊断》。这些文艺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美国医院的黑幕，引起美国强烈的社会反响。这一文艺现象之出现，当然不会是偶然的。我在一家医学院的两所附属医院先后观摩进修时，体会良深。将这类文艺作品介绍给我国读者和观众，有助于我们对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全面了解。

本书作者罗宾·库克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是一位眼科医生，后来成为专业作家。除本书外，他还写过《发热》和《大脑》

等医学题材小说以及《狮身人面像》等科幻小说。他的作品富有新意,情节曲折跌宕,而且善于运用悬念,使读者随着主人公的遭遇而着急、疑虑,直到小说结尾才恍然大悟,深感作者构思之巧妙、题材之新颖和环境描写之真实。本书充分体现了作者独特的风格,出版后被誉为“第一流小说(《纽约时报》)”。它“令人极其兴奋激动(《出版周报》)”、“使你不寒而栗但又从头至尾使你赏心悦目(《新港报》)”,是一部“以扎实的医学知识和强烈的悬念写成的头等小说(《圣胡安之星》)”。它“拨动了恐怖的琴弦(《华盛顿邮报》)”,“使你忐忑不安,手脚发凉(《新闻周刊》)”,所以又是一部“令人放不下手的悬念小说(《波士顿世界》)”。可以看出,有些书评过分着眼于本书的恐怖气氛。但这也难免,因为本书叙述的正是一个完全不该发生的血淋淋的故事。

有趣的是把本书搬上银幕的编导也是一位医学博士,名叫迈克尔·克赖顿。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后成为一位小说家剧作家和影视导演,以其多方面的才能而享有盛誉。前面提到的《双脑人》就是他的作品。我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碰巧看到了他以本书为蓝本而编导的电影,不失本书故事主线而又另辟蹊径,可见他深厚的功力。当然,本书由于同名电影的传播而声名大噪。

本书原名“昏迷(Coma)”。但确切地说,本书叙述的是众多植物人出现的一个疑案,故改译现书名。植物人一词未见于经典,但国内外均已通用,专指大脑死亡后毫无知觉和意识而依然活着的人。

作为主译者的我,也是一名医生。这也算是巧合吧!

孙宗鲁

1989年8月于中关国

主要人物表

苏珊·惠勒	本书女主人公,23岁,医学院三年级生
马克·贝洛斯	本书男主人公,29岁,外科住院医师
南希·格林利	女,23岁,苏珊见到的第一个植物人
肖恩·伯曼	建筑师,苏珊属意的一位男病人
斯塔克	外科主任,本书关键人物之一
纳尔逊	内科主任
哈里斯	麻醉科主任
斯帕莱克	骨科主治医师
麦克利里	神经科主治医师
古德曼	麻醉师
约翰斯顿	外科住院医师
科尔伯特	外科住院医师
钱德勒	外科住院总医师
卡特赖特	实习医师
里德	实习医师
林奎维斯特	外科病房护士长
斯特恩斯	外科病房护士
舍古德	监护病房护士
阿布鲁齐	手术室护士
奥里利	手术室护士
施瓦茨	医院会计科职员
沃尔特斯	外表像个“食尸鬼”的手术室雇员
奥伦	医院院长
查普曼	医学院教务长
卡宾	苏珊的同班同学
费尔韦瑟	苏珊和同班同学

奈尔斯

戈德堡

丹布罗西奥

米歇尔

苏珊的同班同学

苏珊的同班同学

职业杀手

杰斐逊研究所护士

目 录

苏珊	1	鼓舞	140
马克	7	恋情	145
私藏	12	被逐	155
碰撞	21	脱险	167
昏迷	26	恐怖	174
邂逅	36	袭击	181
深思	44	埋伏	189
惨剧	51	分歧	196
抢救	63	搜索	202
挑战	70	追杀	206
调查	78	求助	216
怪客	90	困兽	223
起点	94	虎穴	230
计谋	100	真相	241
名单	105	狼窝	249
尸解	111	圈套	254
阻挠	117	人彘	260
受挫	122	结局	267
慰安	127	作者后记	272
告诫	137		

苏珊

2月2日(星期一)

早晨7点15分

1976年2月23日黎明,在朗伍德大街上,少许小雪花在半明半昏的光线中飞舞下落。气温是清新的 20°F ^①。向东飘扬的雪花落到人行道后仍完整无缺。又厚又低的灰色云层挡住了阳光,笼罩着这正在醒转的城市。海风把愈来愈多的云彩吹来,把高层建筑的顶端都裹在薄雾里。当黎明悄悄来临时,波士顿反而更为阴暗了。本来没有预报有雪,但少许雪花铺盖了柯哈塞特区,并一直吹进城市。飘扬得最远的雪花,竟到达朗伍德大街和巴斯德大街。一阵突如其来气流,卷起雪花,冲向医学院宿舍的三楼窗户。如果窗格玻璃上没有一层波士顿油腻的尘垢,这些雪花本来会滑落下来的。如今这些雪花粘在玻璃上,被室内传导过来的热把它们纤巧的躯体融化。变成水珠,同尘垢混和在一起。

身居室内的苏珊·惠勒,完全没有觉察窗玻璃上的故事。她一心想从昨夜转辗反侧的无聊的恶梦纠缠中摆脱出来。2月23日,从好处着想,起码是一个艰难的日子,弄不好兴许是一场灾难。医学院,意味着无数个危机,其间还有不折不扣的大动荡。对苏珊·惠勒来说,2月23日这个日子属于大动荡的范围。五天前,她完成了医学院前两年的学业,其基础科学部分是在课堂上和实验室里讲授的,用的是教科书和另一些沉闷的教材。苏珊·惠勒能够对付课堂、实验室和书面作业,所以成绩良好。她的笔记是有名的,大家都想借。原先她不管是谁,一律都借。后来,她觉察到现实的竞争机制,便改变了策略。她只借给少数人,一般是好友,要不然,就是

① 相当于零下 6.6°C 。

在她有事而不得不缺课时可以向对方借笔记的人。但她一向是很少缺课的。

许多人开玩笑地责备她坚持听课,极少缺席。她总是回答说她需要各方面的帮助,只要能得到,就绝不放弃。当然,真正的理由并不在此。选定了医生这个以男性占优势的职业(教授和讲师基本上也都是男人),苏珊·惠勒就成了众所瞩目的人,只要一缺课,就会被人察觉。尽管苏珊把她的辅导教师看作没有性别之分的上级领导,但他们却不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她。问题在于:苏珊·惠勒是一个 23 岁的极具魅力的女性。

她发色金黄,非常纤细,而且很长,非得向后梳拢,并用一个长发夹在后面绾起来,否则就会被风吹得十分散乱。由发夹以下,它形成一片金色的光泽,直垂到后背。她高颧宽颊。蓝中带绿的眸子,夹杂着棕色的斑点,在各种不同的光源照射下,变换出不同的色彩。她的牙齿犹如白玉,异常整齐。这样整齐的牙齿,半为天生,半为牙齿矫正所致。

总而言之,苏珊·惠勒的容貌就象嗜爱百事可乐的人的梦中姑娘。她正值妙龄,身体健康而又性感,还带着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派头,使人们目注神移,忘乎所以。不仅如此,最主要的是:苏珊·惠勒十分机敏。她在初中的智商一直在 140 上下,使她热衷于社交活动的父母乐不可支。她在医学院的成绩都是 A,此外还有其他许多成就。苏珊喜欢医学院,喜欢学习,爱动脑子,而且贪婪地读书。她原先就读的拉德克利夫大学^①符合她的理想。她成绩良好,理所当然地获得学分。她主攻化学,但尽量选修文学。她十分顺利地进入了医学院。

苏珊尽管很有魅力,总不免有一些缺点。在教师提问时,她显得颇为笨拙,属于那些专门表现学生的愚蠢和教师的才华的少数

① 按美国学制,医学院为四年制,上医学院前必须要在大学其他本科学习四年,并取得学士学位。

不幸者之一。另一个缺点是她酷似广告中两眼直瞪的模特儿，使人们总是把她混同于那帮没有头脑的女郎，对她不要多少了解便可作出判断。

不过，聪明美丽也有好处。苏珊慢慢地明白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自己的容貌，不失为明智之举。如果她有什么复杂的问题上需要教师进一步讲解一下，她只须提出一次要求就够了。讲师啊，教授啊，都赶紧来帮助，使她把内分泌学或解剖学方面的某个细文末节之处弄得一清二楚。

在社交方面，苏珊跟人约会的次数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苏珊觉得与其去赴一个令人厌烦的约会，还不如留在自己的屋里读书。由于她本身才华出众，苏珊还真发现不少男人实在讨厌。其次，少数男子约请苏珊出去，只是想拿她的聪明美丽去吓唬别人。所以，苏珊经常在星期六晚上津津有味地看小说，有些是文学小说，有些是其他小说。

从2月23日这一天起，苏珊生怕自己舒适的天地轰然倒塌。熟悉的课堂生活已成为历史。苏珊·惠勒和她120位同班同学，突然与无生命的教材和教具所提供的安全感一刀两断，被扔进几年临床学习的竞技场。在两年基础医学训练中形成的对自身才干的自信心，如今在照管病人的陌生工作中很难说有多少保障。

真要当一位大夫，苏珊·惠勒可是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她对于照管活生生的患者这件事并不抱有幻想。从内心来说，她确实怀疑自己是否有这种本事。这可不是自己从书本中学得会的。而冒险尝试又从来不是她为人处世的态度。但是，在2月23日这一天，她不得不同病人打交道。正是这种信心危机，使她忧虑重重，整夜做着扰人的怪梦，梦见自己如入迷津，寻求什么吓人的东西。今后这几天会不会类似昨夜的梦境，她一无所知。

在7点15分时，钟控收音机卡嗒一声，把苏珊从梦境的追忆中惊醒，她的头脑完全清新了。晶体管还没有来得及发出沙哑的民间乐曲，使整个屋子振响，她就关上了收音机。平时，她靠这段音乐

来唤醒。但在这天清晨，她已无需帮忙。她的弦已绷得够紧了。

苏珊坐在床边，双脚踩在地上。地板寒冷，很不舒服。头发散落下来，只留下两英寸多宽的缝，可容她看到自己的房间。这屋子不大，大约十四英尺长，十二英尺宽。屋子的一端，有两扇多格的窗。窗户外边是另一座砖结构建筑和一个露天停车场，所以苏珊很少向窗外张望。两年前，她把屋里粉刷一新，此刻墙上的漆还不算旧，呈现着柔和可喜的黄色，更加完美地衬托出灰绿和深蓝色条纹相间的窗帘。墙上挂着各种色彩鲜艳的招贴画，嵌在不锈钢框架中，宣扬着昔日的文化界大事。

家具是医学院配给的。有一张老式单人床，可惜太软，不大舒适。还有一个陈旧的、垫得又软又厚的安乐椅。苏珊除了用它盛放待洗的衣物以外，从来不去用它。苏珊喜欢在床上看书，在写字台上学习。所以，用她的话语来说，这把安乐椅实在无关“紧要”^①。写字台是用栎木制成的，没有什么特别，只是桌面上刻着的字母有些异样。在它右面的一角，苏珊还曾发现几个猥亵的词，是从生物化学这个词的原文衍变而来的。桌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是物理诊断学。她用了三天时间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但这本教科书并没有恢复她的自信。

“屎蛋，”她张口大骂。这并不针对任何人，只是她在理解2月23日这一天终于来临时发生的本能反应。苏珊喜欢咒骂，而且常常咒骂，但大多咒骂她自己。由于这种话语同她纯洁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其效果是惊人的。她觉得这是一种有用而有趣的手段。

从温暖的被窝里翻身坐起来以后，苏珊知道自己还有十五分钟闲暇。在平日，这段时间是她一次又一次地关掉收音机而在床上磨蹭，直到最后才起身去浴室的时光。可是她今天的矛盾心理却使她呆呆地坐在那里，目瞪前方，后悔自己没有去法学院，没有上文学研究生院……去哪儿上学都行，就是后悔上了医学院。

① 原文为 critical，临床上使用此词表明病人的危急，日常的词意则是紧要。

打蜡地板的寒凉侵入了苏珊的双足。她坐在那里，让周身的血液循环把身体热量散发到寒冷的室内，裸露的大腿起了鸡皮疙瘩。她只穿一件破旧的薄法兰绒睡袍。这是她小学五年级时收到的圣诞节礼物。她几乎每晚都穿它上床。至少在她一个人睡觉时是必穿的。她多少有些爱上了这件睡袍。在她生活变动的时刻，只有它是不变的给她以安全感。此外，它曾是她父亲始终喜爱的宠物。

从很小时候起，苏珊便以讨她父亲的高兴为乐。她对他的最早的记忆，是他的气味：野外的气味和除臭皂气味的混合物，掩盖着另一种特别的气味（她后来才知道这是男人的气味）。他一直待她很好，她知道自己是他的宠儿。这个秘密，她从不告诉别人，尤其没有告诉她两个弟弟。当她面临青少年时代常有的难题时，这始终是她自信的源泉。

苏珊的父亲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善于指挥众人，而又彬彬有礼，慷慨大方，管理他一家和他的保险业务，好象一个开明的暴君。他很可爱，但全家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得由他最后说了算。这并不是说苏珊的母亲意志薄弱，只是因为她所遇到的这位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人比她强。苏珊本来一直以为这种格局是天经地义，但后来终于疑惑起来。苏珊很象她父亲，而她父亲也鼓励她按这方面发展。这时，苏珊开始明白：她不能象她父亲，并期待有一天能有自己的家，就象她自己被抚养长大的这个家一样。有一段时期，她非常希望象她母亲，而且有意试着做。但这种尝试根本无用。她的性格愈来愈象父亲，在高中时代果真被迫当了头领。在她此刻宁愿呆在幕后之际，她却当选为毕业班的主席。

苏珊的父亲从来不特别地要求她如何如何，更不进行干预。对苏珊来说，他始终是自信和鼓舞的源泉，促使她去做她想做的一切，而不顾及自己的性别。苏珊进入医学院并同她的一些女同学熟识以后，便发现她们大多出身于与自己类似的家庭。她见过她们的几位家长，总觉得她们的父亲似曾相识。

砰的一声，窗户下面的暖气管有了动静，预示着暖气即将开

放。溢流阀中滋出一小股蒸气。暖气的运转，使苏珊警觉到屋里的寒冷。她僵硬地站了起来，伸了伸腰，关上了裂开仅半英寸的窗户。苏珊伸手向上，褪脱了睡袍，对着浴室门上的镜子，凝视自己的裸体。镜子对她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每走过一面镜子，她起码要匆忙地看一眼才放心。

“也许你应该是一个舞蹈演员，苏珊·惠勒，”她一边说，一边踮着脚尖站起来，伸直胳膊，“而且放弃你当蹩脚大夫的念头。”她全身松软下来，象泄了气的皮球。她仍照着镜子。“但愿我能当舞蹈演员，”她又悄悄地说了一句。苏珊为自己的身材而自豪。它十分柔软，但又匀称而强壮。她是可以当舞蹈演员的。她的平衡能力很好，还充满着节奏感和动作感。她妒忌一个名叫卡拉·柯蒂斯的拉德克利夫大学同学。卡拉在大学毕业后进入了舞蹈界，现在纽约的一个什么地方。但苏珊知道自己尽管抱有幻想，实际上是不可能改行去跳舞的。她需要的是一种能经常锻炼脑子的职业。苏珊对着镜子里的姑娘做了个可怕的鬼脸，还吐了吐舌头。镜子里的姑娘也同样向她做鬼脸。于是苏珊走进浴室。

她打开淋浴喷头。过了四、五分钟，水才变热。她甩开两边的垂发，对着浴室的镜子照脸。如果鼻子再窄一点，自己就颇有魅力了，她这样想着，一边用一粒薰衣草片来开始她常规的洗澡程序。除了前面讲过的特点以外，苏珊·惠勒还有一个特点：她是一个意志坚强，而又讲求实际的女子。

马 克

2月23日(星期一)

早晨7点30分

波士顿医院^①，尽管是波士顿地区的大建筑群，却绝对谈不上什么建筑学上的里程碑。位于中央的楼房，颇为有趣，颇有吸引力。它是在一百多年前用褐色沙石块料以手艺和触觉一块块地严丝合缝地砌起来的。但那房子较小，不便于使用，而且只有两层楼。此外它的普通病房都是大屋子，要摆好几张床，这种设计早已过时。所以如今它的实用价值实在不大。只是那似乎透墙而出的医学历史价值，却使建筑设计师和旧房拆卸人员望楼兴叹，束手无策。

那无数较大的楼房，是美国哥特式尖拱建筑的研究对象。千百万块砖连接一起，支撑着肮脏的窗户和单调的平屋顶。这些楼房是断断续续地添加起来的。病床不敷使用或者有了基金，就加盖房子。毫无疑问，这是一大堆丑陋地结合起来的楼群。也许只有少数几座较小的科研楼属于例外，因为它既有建筑师精心设计，又有用不完的钱。

可是，留神注意这楼群外观的人寥寥无几。楼群的整体印象，要比它们的总体面积大得多。乍一看去，只见数不清的楼层。人们的情绪反应模糊了他们的视线。这个建筑群不仅仅是楼群而已。这是素有名望的波士顿医院，拥有现代医学的全部秘密和魔力。一般老百姓向它走近时，言语和对话中便掺杂着恐惧和激动。对医务工作者来说，它是心中向往的圣地，是医学科学的顶峰。

医院的周围环境，只须几句话就可讲清楚。医院的一侧，通向

① 原文应译为波士顿纪念医院。因我国对医院的命名无此习惯和先例，故译为波士顿医院，但应与实际存在的波士顿医院相区别。

北火车站的铁轨乱如蛛网，加上几条迷魂阵般的高架公路，把这里变成一堆庞大的生锈的钢雕。在另一侧，原应是低收入家庭的现代住宅区。但这个计划，由于波士顿市政府出名的腐败，多少有些走了样。楼房根本没有设计公寓的门面，盖得象下等社会的住房。但租金高得吓人，只是有钱的和有特权的人才在这里居住。朝着医院大门的是波士顿港污浊的一角，水色象浓咖啡，还有阴沟的废气不断注入，就象在这浓咖啡中加佐料。医院同水面之间有一块混凝土铺砌的游戏场，到处扔着废弃的报纸。

将近早晨七点半时，医院所有的手术间里都在忙忙碌碌。在前后五分钟内，排定的手术都开始了。21 把手术刀切开了毫无防护或抵抗的人皮。很多人的命运，取决于这 21 个手术间内做了些什么，没有做什么，发现了什么或者没有发现什么。一切按飞快的速度进行，并持续到下午二、三点钟。晚上八、九点钟时，只开放两个手术间，所有的活动照常进行，而且常常通宵达旦，忙到第二天早晨七点半。

与手术区的忙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寂静的外科休息室。那里一共只有两个人，因为喝咖啡休息的时刻要到九点钟才开始。在洗涤槽旁，有一个满脸病容的男人，年纪 62 岁，但他的模样可显得老得多。他正忙着清刷那洗涤槽，没有动那被人用过的二十几只咖啡杯子。他的名字叫沃尔特斯，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到底是他的姓还是他的名。他的全名是切斯特·普·沃尔特斯。谁也不知道这中间的“普”代表什么，连沃尔特斯本人也不清楚。打从他十六岁起，他就是医院手术室的雇员。尽管他几乎什么工作都不干，但谁也不敢贸然将他辞退。他会说他身体欠佳，事实上他确实病容满面。他肤色苍白，过几分钟就咳一阵。咳嗽时，他支气管深处的痰格格作响，但他从来有使劲把痰咳出来。似乎他只要保持支气管道通畅而不影响他永远叨在嘴吧右角的烟卷就行。他时时得把脑袋偏向左边，使他所冒的烟不致烧坏他的眼睛。

外科休息室另一位，名叫马克·赫·贝洛斯，是外科高年住院

医师。这中间的“赫”代表赫尔彭，是他母亲的闺名。马克·贝洛斯正忙着在一本黄色处方笺簿上写些什么。沃尔特斯的咳嗽和他的烟卷使贝洛斯感到烦扰。每当沃尔特斯开始一阵咳嗽时，贝洛斯就要抬头看一看。他实在不能理解：一个人自我戕害到如此地步，居然还死抱住恶习不放。贝洛斯不吸烟，也从来没有吸过烟。同样使贝洛斯不能理解的是：沃尔特斯有着这样的容貌的举止，而且什么事也不做，居然能在手术室呆到如今。这家医院的外科，是当代外科艺术的顶峰，为住院医师提供了天堂。长时期以来，贝洛斯刻苦努力，为能当上住院医师而奋斗。可是，在这儿，在本院外科一切优势之中，居然存在着这么一个“食尸鬼”（贝洛斯把这看法讲给其他住院医师时用了这个词）。这样的不协调，竟到了如此荒谬的地步。

在平时，马克·贝洛斯理应走进某个手术间，施行或指导手术操作。但在2月23日这一天，他负责培训的名单增加了五个医学院学生。贝洛斯目前分配在比尔德5，意思是比尔德大楼^①五层。这次住院医师的普通外科的轮转可真不错，也许是最精采的一次。作为比尔德5的高年住院医师，贝洛斯还负责那与手术室有联系的外科监护病房。

贝洛斯眼睛盯着处方笺簿，头也未抬，便伸手在椅旁桌子上拿起一杯咖啡。他大声地吸了几口咖啡，然后把咖啡杯啪地往桌上一放。他想到一位属于教学编制的外科医师，给学生讲课准讲得好，就赶紧用铅笔在处方笺簿上记下他的名字。在他面前的矮桌上放着一本外科文件。他拿过来琢磨那五个学生的名字。乔治·奈尔斯、哈维·戈德堡、苏珊·惠勒、杰弗里·费尔韦瑟第三和保罗·

① 美国的建筑物常以建筑基金捐赠者命名，比尔德大楼是用比尔德捐赠的基金修建的，以此命名作为纪念。